



春風

山口百惠自传

# 春 早

〔日〕山口百惠著

陈 浩译

《西湖》编辑部

1982年8月

责任编辑：钟高渊

封面设计：莫大林

《西湖》文艺丛书

**春 早**

《西湖》编辑部编

（内部发行）

杭州西湖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0.41

## 前 言

山口百惠是日本文艺界的一颗明星。她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东京，毕业于日出女子学园高中部。尚在求学时，就通过电视《明星的诞生》的选拔在社会上初露头角。之后，她的艺术才能日趋成熟，在歌曲、电视剧、电影等领域里，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深得日本观众的好评。

在我国上映的影片《绝唱》中，山口百惠以其朴实真切的演技，塑造了纯真善良的农村姑娘小雪的形象，给我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口百惠的身世以及她的艺术道路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份，山口百惠和她的长期合作者三浦友和结婚，并正式宣告从艺术界引退。与此同时，她开始撰写自传。一九八一年年初，题为《春早》（又译为《苍茫的时刻》）的自传出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百万

册，创造了日本短期内书籍销售量最大的纪录。

在这本自传中，山口百惠以“我要对此书负责”的严肃态度，回顾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家世，叙述了不寻常的艺术生涯，以及她那微妙而真诚的爱情生活。

自传采用了片断式回忆的写作手法，娓娓诉来，思路间或有跳跃，但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加之文笔清秀、自然，读来真切动人。诚如山口百惠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置身在生死搏斗的沙场上而，不是在嬉耍玩乐。”这对于我们，特别是青年正确了解、认识外国演员的生活不无裨益。自传还涉及到山口百惠在演唱、表演方面的一些体会感受，某些见解尚有独到之处，可供参考。

当然，由于山口百惠处于与我们不同制度的社会环境，她的某些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我们不能接受、仿效的，诸如自传中反映出来的唯心主义色彩、对演唱曲目的评价等等，这些，在阅读时应加以分析、注意。

自传曾在《西湖》上连载，现应读者要求，合成单行本，编印时译者又补译了部分章节。

编者

• I •

## 目 录

序章 横须贺.....	1
出身 .....	5
性 (略) .....	
官司 .....	24
结婚 .....	47
引退 .....	67
随感 .....	84
明星诞生 .....	84
自卑感 .....	87
数字 .....	91
少女 .....	93
歌 .....	95
送报 .....	101
预见 .....	105
化妆 .....	108

喝采 .....	113
梦 .....	118
色彩 .....	122
发型 .....	123
嫉妒 .....	129
死 .....	133
朋友 .....	137
金钱观 .....	144
特殊待遇 .....	148
妹妹 .....	152
海 .....	160
苍茫的时刻 .....	166

## 序 章 横须贺

横须贺①——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这个地名，我的心里就会油然而生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怀念之情。

离开横须贺已经八年了！

我并非出生在那里，我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六年光阴。那末我这种缠绵的思念之情又是什么呢？

这不同于对久别的恋人的思念，也不是一般的乡思。

自从离开横须贺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那条离市中心不远的街上去过。这倒不是我有意

---

①日本神奈川县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三浦半  
岛<sup>ササギ</sup>的东北岸，东京湾的入口处。——译者



疏远、忘却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它离我越来越远了。

那城市现在还记得我吗？

黄昏时分从学校匆匆回家时，在斜坡路上看到的那张卖豆腐的人抑郁的脸；

为了喂从老师那儿要来的蚕，我们到桑田里去采摘桑叶时，那夏日的清晨；

那条每天上学都要走过的山路，路边顶着晶莹的露珠儿的嫩草；

那笑语喧哗、水花飞溅的市立游泳池；

还有那个傍晚，那个我为被铁蒺藜刺伤了脚的小朋友跑回学校去报信的傍晚；

雨过天晴，我一面叠着伞一面眺望过的大海；

还有你们，死也不肯跟我说一声“再见”，却又盼我随时回去的小伙伴们；

那每个星期天必去的市立图书馆；

那个离开横须贺前一天还到过的中央公园……

但是，这一切毕竟离我越来越远了。

在我脑子里的横须贺决不仅仅是一片大海。环山而立的木结构的校舍，学校前面新井

点心店里的油炸香肠，中央公园、猴岛……。  
横须贺，你到处布满我无忧无虑的脚印。

横须贺，你对我多么温和、慈祥！你曾用春雨、海风、阳光、绿色把我轻轻地裹了起来……

一天，我收到一本附着信的影集。在这本题名为“《绝唱》·横须贺工作照”的影集中出现的横须贺，竟对我板着一副陌生的脸孔！

难道我那熟悉的地方竟是这样薄幸，竟蕴藏着如此深沉的悲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暗已使昔日以为是街上的光明的东西黯然失色。那斜坡路、原野、阴沟石板铺成的小巷，这块由于美军入侵而被涂上一层独特的色彩的地方，在照片上显得是那樣的阴沉、凄惨、恐怖。

同样一个地方，带着不同的心情看去，竟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我印象中的横须贺可绝不是这样的呀！我凝视着这象要吐出鲜血来的影集喃喃自语。

我想回去，回到那哺育过我的地方去，即使现在去不了，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去呼吸、生活。不管怎么说，我在那里度过的六年是自由的、纯真的。

我意识中的自己已经置身在那里了，我在斜坡路上尽情地奔跑，我在饱览海的美景，我踟躅在熟悉的街头。

我的起点就是它——横须贺。

## 出 身

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生的？我一无所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象世上一般做母亲的那样对我说过“你生在×年×月……”一类的话；并且我记得我也从未向她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我究竟是出生在医院还是家里？给我接生的是医生还是助产士？难产还是平产？我来到世界上究竟是给双亲带来了欢乐还是给他们添了累赘？还有，更重要的是，我的父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相识、恋爱和同居的？当我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对合法夫妇，他们为我的出生犹豫过吗？周围的舆论又是怎样？母亲到底听信了父

亲哪一句话，又依靠了他一点什么？母亲真的爱他吗？对于这些，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很想找到一条能解开这些疑团的线索，拨开我心中的层层疑云。有一天我下了下决心问母亲：

“我要写有关爸爸的事……”

“你想写什么？”

“我所见到过的各种事情。”

“爸爸对于你和对于我可不一样啊。”

……

她用手指捺着香烟头上那股袅袅上升的白烟缓缓地说：“在你们眼里，爸爸该不会太坏吧？”

母亲的眼睛没有朝我看。

肯定？还是否定？我茫然了。但从母亲垂着眼帘的侧面我发现她的神色好象很虚怯，生怕我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我无言以对，只好沉默了。那个可憎的、早已过去了的父亲至今仍占据着她的心灵。是憎恶，还是悔恨？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漫长的岁月仍未冲去母亲心中深深的隐痛。我不忍再伤她的心。

母亲并不是父亲唯一的女人，不，说得确

切一点，也许曾经在那些闪电般的一瞬间，她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人。她没有独占过他的心。在她以前，父亲早已有了妻室、孩子。听说父亲当初恋着她的时候曾对我的外祖父说过“我会负责把一切都处理好的”。但是，我们姐妹俩的户口册上照样都注着“认领（非婚生子）”字样。这件事母亲从来也没有在我们面前吐过一个字。

一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那时我已经开始在艺术界露面了，有人偷偷地把我的户籍册复制了一份，题名为“出生的秘密”在一个周刊杂志上登了出来。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并不十分吃惊，对母亲、对自己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读着那篇报道，我反而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她不愧是一个强者，她一次都没有使她的女儿感到自卑过。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这毕竟是一桩比我所能想象的不知要辛酸几倍的事情。这件事情被公开之时，母亲的心里除了我们姐妹俩，还留着一个阴影——“可怕的阿姨”。谁也没有教过我，但我一直就这样暗暗称呼她。

那时候，我们住在横滨一个叫瀨谷的地方的一所木结构公寓里。公寓里一共住着四户人家，我们住在二楼。

妹妹还没有出生，我大约也才五岁。那天我跟着父亲出去散步。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总喜欢拉着我的手去散步。散步的路线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坡道——道口——火车站。当我们散步回来，穿过浓荫匝地的坡道，快要走到和铁路交叉的道口的时候，从左边的树林里闪出一个女人，她就是我称之为“可怕的阿姨”的那个人。她迎面朝父亲走来。我没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就是听见了恐怕也不懂，但是他们在我头顶上对视的锐利的眼光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脑子里。

这个每次总是在我们散步时出现的“可怕的阿姨”从来都不曾正眼看过我一眼。

瀨谷的公寓有一个供住户轮流使用的浴室，它孤零零地立在离公寓不远的空地上。

有一次，浴室那扇破旧的门悄悄地被人推开了。我从母亲身后探出头去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可怕的阿姨”！她那对触目的大耳环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她连鞋也不脱拔

脚就要进来，母亲操起身旁的水勺舀了一勺热水劈头盖脸地向她泼去。

多么可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帮着母亲两手拚命地掬着澡盆里的水往外猛泼。

母亲当时之所以这样愤怒，恐怕不是单纯对抗那女人的存在，而是对方撞开门来侮辱她赤身裸体的粗暴行为把她激怒了。

那女人在窗口一闪跑掉了，留下的一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母亲的自尊心。朦胧的水气中我看见母亲无限憔悴的身影。

我没有父亲。

虽然，作为一个肉体，他确实在地球上存在过，但是**我**仍然否定他。

他不是我们家早出晚归的一员，与其说他是回来了，还不如说他是来了。每当我问母亲“妈，今天爸爸会来吗”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

他来的时候总是夹着一只大大的黑皮包，从里面掏出一只画着迪士尼①画的绿盘子来，

---

①迪士尼(Walt Disney)，美国著名动画片画家。——译者



笑着递给我。他每次都是这样机械地，象是完成一笔买卖似地夹着他的皮包来了，又走了。

他特别喜欢我，喜欢得甚至有点反常。我想要什么，只要说一声，他一定给我买；我说想到哪里去，他就带我到哪里去。那时候我是多么盼他来啊，他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说实话，当时我确实非常喜欢他。

但是日子一长，我渐渐看出他待母亲很不好，尤其在经济上，他一点都不负责任，我们一家的生活全靠母亲的两只手来维持。尽管这样，母亲仍然是忠实地相信他。最近母亲才告诉我，当年我要上高中的时候，为了我的学费，母亲硬着头皮和他商量，希望他来负担这笔费用。话虽说出了口，她仍然不放心，生怕父亲又是说话不算数，误了我的学业，就自己先凑了一份钱等着他。她相信他爱自己的女儿，也许她想通过他还爱着女儿这一点来证实他也还爱着她。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最后一天，还是连个鬼影子都不见，他可耻地背叛了她！但是，他对于他那个合法的家庭却一点都不含糊，自己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还拿出几